

张
晓
风

／
著

我们
都是
借道
前行的
过路人

我们都是 / 借道前行的 过路人

张晓风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/ 张晓风著. --南京:
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5. 6
(含章文库·张晓风文集)
ISBN 978-7-214-15230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46419号

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4-440

书 名 我们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

著 者 张晓风

责任编辑 刘 焱

装帧设计 凤凰含章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228千字
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15230-5

定 价 29.8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
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

身份证真是一件诡异的事物——
我是我，我确实实地活着，
然而一旦没有那张巴掌大的小东西来证明我是我，
我就会忽然变得什么都不是。
一百六十公分的一个人没人承认，
人家只承认六公分乘以九公分的那张小纸片。

- 我捡到了一个小孩！ / 002
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 / 004
只要让我看到一双诚恳无欺的眼睛 / 009
没有一个长得像小魔鬼 / 012
等你四十五分钟 / 014
皮，多少钱一片 / 016
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/ 019
生命，以什么单位计量 / 021
题库中的陆游 / 023
一张纸上，如果写的是我的文章 / 025
肉体有千万种受难的形态 / 027
“你好吗？” / 029
常常，我想起那座山 / 031
大型家家酒 / 047
路边的餐盘 / 055
“你的侧影好美！” / 057

第二章
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

今天清晨，
我交给你们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，
多年以后，
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？

- 062 / 我有一个梦
069 / “来人哪！”
071 /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
073 / 地书的艺术
075 / 肖狗与沙虱
078 / 笨妇难为有米炊
080 / 咱们小人物要多多说话
082 / 关于爸爸这种行业的考核制度
084 / 圈圈叉圈法
086 / 三个辣
088 / 如果你想卖我一把茶壶
090 / 做虾当作大龙虾
093 / 做花当作玫瑰花
097 / 什么东西在“大减价”？
099 / 可叵的娱乐
101 / 可叵派官令
104 / 寓言二则

第三章
描容

原来，
人一旦撒了手，
所有人间的形容词都顿然失效，
所有的学历、经验、头衔、土地、股票持分或勋功伟绩都不相干了，
真正属于此身的特点竟可能只是一记疤或半枚蛀牙。

盒子 / 110
洗杯 / 112
具 / 114
一只玉羊 / 116
奖金六元 / 118
一句好话 / 121
回头觉 / 126
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/ 128
错误——中国故事常见的开端 / 132
情怀 / 137
劫后 / 146
描容 / 149
问名 / 155
半局 / 161
我有 / 171

第四章
摇动过，
但依然是我的土地

因为是自己的土地，因为是自己的天空，因为不是观光客，
所以地动天摇的时候，心情无论如何惊惧，
仍然拿脚跟踩住这块地，仍然用头颅顶着这片天。
就算死，千年后，有人从劫灰中掘出成尘的你我，
我们的骨血仍然包含着今夜的月光，仍然化验得出本土的泥屑。

- 178 / 正如她的身体属于她的族人
180 / 教堂和福州肉松
182 / 巷口的炒面
184 / 摇动过，但依然是我的土地
187 / 一番
189 / “可以！”
192 / 远方的路况
194 / 虽然，五公尺之外便有人
196 / 中国的眼波
198 / 不知道他回去了没有
200 / 愁乡石
204 / 粉红色的挑发针
206 / 闽人的不安
208 / 港人晒衣法
211 / 受降者
214 / 一颗一生提溜着的可以随时掷地的头颅

无 忌
第 五 章

而那一天，在山径上，
我那朋友怎么知道我身边的年轻男子和我并没有“情节”？

他是好意，我不能怪他。

而我自己，我仍旧维持我自己一贯的坦然无忌——
人生苦短，各人还是照自己的性格活下去比较好。

欠负 / 218

无忌 / 221

只因为年轻啊 / 223

口香糖、梨、便当 / 233

借光之夜 / 235

嘘！我们才不要去管它什么毕业 / 237

走着走着，在春天 / 239

当下 / 241

海滩上没有发生的事 / 244

没有痕迹的痕迹 / 246

遇见 / 248

二陈集上新搬来的那一家 / 250

没有谈过恋爱的 / 253

摘心 / 256

有些人 / 260

其实，你跟我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/ 263

用地毯来记忆 / 265

地毯的那一端 / 269

步下红毯之后 / 276



身份证真是一件诡异的事物

——我是我，我确实确实的活着，

然而一旦没有那张巴掌大的小东西来证明我是我，

我就会忽然变得什么都不是。

一百六十分的一个没人承认，

人家只承认六公分乘以九公分的那张小纸片。

我捡到了一个小孩! /

主人把孩子包好，开了门，出来，放在门口路边上。

旁边早有人等在那里，把孩子抱起来，大声叫嚷：

“我捡到了一个小孩！又健康又活泼的男孩！谁肯收养他呀？”

“我，”主人又开门走了出来，“我愿意收养他！”

捡到孩子的人故作慎重地考虑了一下：

“我虽然不认识你，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既然有缘在此相遇，想必出于神的安排，你就收下这孩子吧！”

以上的情节是我在一部古装日本影片里看到的，描述贵族子弟出生后唯恐因为太娇生惯养而长不大，所以用设计好的方法把他的身份变成“弃婴”。既是卑贱的弃婴，则天地鬼神都不会忌克他的好命，他也就可以平平安安地长大了。

古人对孩子，每因缺乏安全感而有许多瞒神欺鬼的妙招，我所听说的有以下几种：

第一，取个极粗鄙难听的名字，例如叫“乞食”、“拾粪”，鬼神不懂“名实之间其实未必相符”的道理，以为名字难听便是出身贫贱的意思，贫贱的小孩也就不值得去害他了。

第二，在男孩耳朵上穿个洞，戴上耳环，让鬼神误以为他只是女孩子，

女孩子不值钱，鬼神无意妒忌他。

第三，到佛教或道教的庙里，做一场法事，经过这个仪式，把孩子变成“小和尚”或“小道士”。还特别定做一套“法服”，孩子自此假装是从人间消失了，自此是方外之身了。有点像现在的人表面上放弃中国籍取得美国籍，事实上仍然住在中国，仍然过中国人的日子，“美籍”只是他的另外一重保障就是了。

以上这些曲折迂回、诡计多端的方法，少年时听了不免失声窃笑，及至身为人母，才发觉这些故事中其实不乏令人流泪的深情。我们欺骗鬼神，其实是因为恐惧。我们恐惧，是因为怕失去我们所挚爱的孩子，我们只好用尽一切手腕。

然而，医药卫生进步了，婴儿夭亡降低了，我们渐渐忘了那些把戏。但午夜看日本古装电影里的那一段“弃婴”故事，却不觉泫然眼湿。这仪式真美，若是时光倒流，让我重新初为人母，我也愿效法这个仪式。当我抱住那小小“弃婴”的当儿，我会垂目祈祷，说：

上天啊，谢谢你让我捡到这个意外的惊喜

他不是我的，他是出于你的恩典的礼物

我愿抚养他，教育他

但他不是我的，我不能独自占有他

他是你的，他是天下人的

我只为这一段暂时与他相处的岁月而感恩叩谢

但这孩子是大路上捡来的

他也必回到大路上去

他毕竟是天下人的

怀着“不独据”的心情教养孩子，也许是更合理的吧！

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 /

似乎，事情如果不带三分荒谬，就不足以言人生。

有个朋友 Y，明明是很好的水墨画家，却有几分邈邈习性，画作上不知怎的就会滴上几点不经意而留下的墨迹，设计家 W 评此事，说：

“嗯，这好，以后鉴定他的画就凭这个，不滴几滴墨点的，就不算真迹。”

圣人的生命里充满圣迹，伟人的生命里写满了勋业，但凡人的生命则如我那位朋友的画面，一方面纵横着奇笔诡墨，一方面却总要滴上几滴无奈的浓浓淡淡的黑墨点子。

就像黑子是太阳的一部分，墨点也必须被承认为画面的一部分。唉！我且来说说我近日生活中的一滴晕散在素面画纸上的墨点吧！

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的身份证掉了，我自己并不知道，直到有一天我去办公室影印一份唐诗资料才警觉。那资料是一首短歌谣，只占半页。我环保成性，总认为剩下半页太可惜（虽然用的是旧纸的反面），便打算找出身份证来凑合着印，反正，身份证复印件是个不时需要的文件。

但是，糟糕，它竟然不在我的皮包里，我匆匆印完资料，把自己从全唐诗的巨帙里拉回现实，并且追想我最后一次看到身份证是在什么时候？啊，身份证真是一件诡异的事物——我是我，我确实实地活着，

然而一旦没有那张巴掌大的小东西来证明我是我，我就会忽然变得什么都不是。

一百六十公分的一个人没人承认，人家只承认六公分乘以九公分的那张小纸片。

唉，我的那张小纸片在哪里呢？我把资料丢在一旁，苦思冥想起来，一时大有“不了此事，誓不为人”的气概。想着想着，倒也被我想起一些端倪来了。上一次，好像是去电视台，上杨照的节目，事后得了一笔钱，他们曾跟我要身份证复印件供报账，我便去印了给他们。

然而，那一次，我是在哪里影印的呢？会不会影印完了我就把它放在复印机里忘了拿走了？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，觉得在此茫茫五百万人口的大城里，走失了一个“我”。也不知这个“我”流落何方？为何人所捡拾？悲伤啊！我怎么都不知道“我”已成为失踪人口？

我似乎是在统一超商影印的，家附近这种店有好几家。趁着一个不用上班的星期天，我挂着一副悲戚的面容去一一走访，仿佛去寻找“失踪老人”或“失踪小孩”，我殷殷打听：

“请问有没有人在复印机里捡到一张身份证？”

咦？原来还真有，好心的店员拿给我看，有身份证，也有驾照，然而那一把证件上的人都不是我。我瞪着照片上那一双双的眼睛默默致意，希望它早日给认领回去。我继续一家家去找，终于绝了望，黯然返家。

仿佛是一场“自我追寻”的心理游戏，却碰了壁。我找不到“我”了，“我”消失了。更可怕的是，“我”可能沦落了。

这才开始悲伤起来，听说有人专盗人家身份证去冒用，我的不必盗，只消捡就可以了。被冒用的身份证会变成什么下场呢？听说有的会卖给非法入境的人，而非法入境的女人会和色情业挂钩，于是会有一个“我”

出现在风月场中，这种事想象起来也令人魂飞魄散！又听说有人会拿这种身份证去登记公司，于是“我”就成了董事长，人家就利用“我”去骗财，不久，“我”就有了上亿的债务！啊，那张出走的“我”是可能给人家逼着去干出各种事来的啊！“我”可以是任何人家派定的角色！

第二天是星期一，我下定决心去户政事务所跑一趟，万事之急，莫如此事之急。总算我还有一张户籍誊本，一枚印章和三张照片来作为辅佐证据，证明我自己的确是一具活着的合法生物。

我估量一下时间，电话中他们虽保证只消半小时就会办好补办手续，但加上来去的车程，少说也要花掉一个半小时。而一个半小时是生命中多么不可弥补的损失啊！这一个半小时如果拿来对月、当花、与朋友聊电话、为自己煮一餐端端正正的海鲜意大利面，对着公园里一只小鸟发痴发愣都不算浪费，唯独拿去办人间繁琐无聊的手续才真是冤哉枉也！

我一面换衣服一面恨自己，恨自己糊涂大意，因此必须付上一个半小时的“生命耗损”以为惩罚——要知道，这一个半小时是永世永劫都扳不回来的啊！我感到像守财奴掉了金子一般揪心扒肝的痛。

衣服是一套去年在广西阳朔外贸街买的水洗丝休闲服。外贸街，是我取的名字，其实是条老街，但专做老外生意。这件衣服介于蓝绿色之间，郁郁的，像阴天的海水。衣服的质地极其柔软，触手柔滑如液体，我的心情稍稍好了一点。当下决定办完手续便去朋友推荐的一家咖啡店，享受一杯咖啡，外加一块玫瑰蛋糕。他在诗作里曾经提过“玫瑰饼”害我垂涎，事后他坦白对我说，其实是玫瑰蛋糕，但因为凑韵律，所以改成“玫瑰饼”。诗人也真有点可恶，为了押韵竟篡改事实，散文家就比较老实。

但是，且慢，如果去喝咖啡，岂不浪费的时间更多了吗？不，对我而言喝咖啡不叫浪费时间。生活里的许多事都像音乐上的板眼，一个小

节接着一个小节，一个二分音符等于两个四分音符，一切都得照节奏来，徐疾不得有误。但喝咖啡的时间等于是那个延长符号，而延长符号是不纳入节拍的，你爱拉多长便拉多长，它是时间方面的“外国租界”地，不归本土管辖。它又像打篮球时叫一声“暂停”，于是那段时间便不计在分秒必争的战局里。

然而，荒谬的事发生了！就在此刻，正在我要离家去办身份证补发申请，却忽然觉得夹克的内层口袋里有个怪怪的硬卡，伸手一摸，天哪，竟是我那“众里寻它千百度”的身份证，我以为自己永世再也见不到“我”。证上的旧日照片与我互视良久，我把它重新放入皮包。喜悦兴奋当中也不免微微失望，因为不必出门了，那杯咖啡也就取消了。

这天早上我感觉恍若捡到了一张身份证，而既然有了这张身份证，我便可以冒用上面的数据好好活下去！我好像又有理由来凭恃而可以在这个城市里立足了。我捡到了一个“我”——在我以为我们彼此已失之交臂的刹那。重逢不易，自宜珍惜。

这场前因后果说来真有点荒谬，不过，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事情如果不带三分荒谬，就不足以言人生。

好，我这样告诉自己：

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，在我夹克的内层口袋里。仔细勘验一下，这身份证上的女子其实蛮不错哩！

她有个很令人怦然心动的职业，她是个文学教师，她可以凭着告诉别人何以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是个美丽的句子而谋得衣食。让我且来冒充她，好好登坛说法，好让顽石也点头。

她且有个不错的男子为丈夫，让我也来扮演她，跟这个男子结缘相处。

还有，她的住址也令我羡慕，我打算顶她的名，替她住在那栋能遮风避雨的好屋子里，并且亲自浇灌她养大的兰花和马拉巴栗树。啊！容许我来认真地做一做她吧！

只要让我看到一双诚恳无欺的眼睛 /

春天，西湖，花开满园。

整个宾馆是个小砂嘴，伸入湖中。我的窗子虚悬在水波上，小水鸭在远近悠游。

清晨六时，我们走出门来，等一个约好的人。那人是个船夫——其实也不是船夫，应该说他的妻子是个船妇。而他，出于体贴吧！也就常帮着划船。既然长在西湖边上，好像人人天生都该是划船高手似的。

昨天，我们包了他的船一整天。中午去“楼外楼”一起吃清炒虾仁和叫化鸡，请他们夫妇同座同席。他听说我们想去苏州，便极力保证他可以替我们去买船票，晚上上船，第二天清早就到苏州。他说他有关系，绝对可以买到票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是不能拒绝他。其实，由于有台胞身份，旅馆是可以代我们买票的。可是他那么热心，不托他买，倒仿佛很见外似的。

说好了，清晨六时他就把票送过来。

西湖之美，明朝人袁中郎早就说过了，一定要在凌晨或月夜，游客的数目常是美景的杀手。一旦过了清晨九点，西湖只不过是背景不错的人口市场罢了。我们原打算接了票立刻趁人少骑脚踏车去逛苏堤、白堤、六和塔……西湖于我，是个熟得不能再熟的地方——虽然一次也没来过。